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十四回 施智伯發議天和行 凌貴興夜宿巡撫衙

且說梁天來當下痛定一番，只得僱人把張鳳屍首，抬到天和行裡，備棺盛殮。心中又是氣惱，又是悲苦，不覺生起病來。恰好兒子養福，從譚村來到，服侍了幾天，請了一個醫生來診治。這醫生姓程，表字萬里，同天來是總角之交，年輕的時候，又同在一處學習管弦歌唱。後來大家都有了年紀，各營生業。天來時時要到南雄，後來又開了糖行。那程萬里是個醫學世家，他有了家傳，便行起醫來，又在第六甫開了一家永濟堂藥店。自從天來遭了這場橫禍，他也時常來探問。此時知道天來有病，自然用心醫治，又勸他不要悲哀，大冤終有伸雪之日。天來一連服了幾天的藥，方才略略痊癒，只是不便出門，叫人去請了何杰臣、施智伯回來商量。杰臣是沒有甚主意的。智伯道：「我聽得焦按察審那一堂，便夾死了張義士，我是一氣一個死。到這裡來探望過梁兄一次，因為聽見說病了，不便進來打攪。依我的意思，再到撫院裡去告他一告，務必要伸這個冤。起先是七屍八命，此刻是八屍九命了！」天來歎道：「話是這等說，只是前天小兒來了，傳來家母的話，叫我不再告了。聞得凌貴興為了這件事，撒開手的用錢，已經用出去好幾萬了，我們怎麼敵得他過？此刻世界上只要有錢，誰還講理呢！這是家母的話，我也再三想過，俗語說的好，『衙門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』。我自從遭了這件事，雖然承先生的情，不取我的潤筆，然而舍間一日之間，要殯殮七個人，加之各衙門的打點，我雖然不及貴興用的撒潑，然而已經用的不少了，近來竟然覺著有點拮据了，昨天敝行要出一票貨，要用一千五百兩銀子，也不知費了多少事，才調撥過來。照這樣說，我同貴興真是卵石不敵。話雖如此，我這九條人命，總不能白白的送給他。所以我左想右想，成了個病，幸得托福痊癒了，今日特請先生來商量，或者從此改個法子，只管去催縣裡緝捕強盜，等捉著強盜時，強盜去供出他，他自然沒得好推賴了，不知這個法子行不行？」智伯道：「已經過了三個衙門，此刻忽然放下，豈不是前功盡棄？萬一捉著了強盜，那強盜不肯供出他，那又為之奈何？何況強盜未見得就捉得著呢？從來說：『擒賊擒王』，若不先告倒了貴興，我敢說一句，這個案斷不會有破獲的日子。」杰臣道：「依先生這個說法，還到哪裡去告他呢？」智伯道：「自然到撫院裡告。」杰臣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我聞得凌貴興向來認得一個蕭撫院的表弟，這個人我忘了他的名字，單知道他姓李。他們兩個人十分要好。自從鬧了這件事之後，他們又格外的親熱起來。大約他兩個各有所圖。貴興是要結交他，做個奧援，以備緩急。姓李的是知道貴興是個富戶，要想從中刮他幾個，又聽說這個姓李的，還在蕭中丞跟前，力薦貴興的才學，蕭中丞要了貴興的文字看過，也十分欣喜。姓李的就從中撮合，叫蕭中丞收他做個門生。貴興就拿了一掛伽楠朝珠，一座珊瑚頂子，還有兩樣甚麼東西，做了贄見，送過門生帖子。我家用的小廝，和他家喜來認得，所以知道這個底細。你想告得他動麼？」智伯道：「不管告得動告不動，且告他一告再說。況且這位蕭中丞的官聲甚好，或者他不肯袒護門生，也未可知。萬一真個告不動時，卻再商量。我的意思便是這樣，不知梁兄以為如何？」

天來歎了一口氣，默默無言。智伯道：「不是我一定要唆你們兩家的訟，況且梁兄的老太太，又教訓了，說不要再告，我們朋友，又是初交，何必多嘴？不過為的是死者沉冤莫雪，所以代抱不平罷了。」杰臣沉吟道：「莫非這件事錯疑了貴興麼？到底不曾拿到他的真憑實據……」智伯道：「何兄，你太小心了，梁、凌兩姓，本來是親戚，張鳳何必強來做證？這不是憑據麼？況且他是事前先來報信的，不是事後才說出來的，還不真實麼？兩家既是親戚，如果告錯了他，凌家早就有人出來理論了，何以寂寂無聞呢？兼且貴興也理直氣壯，可以到堂伸訴，何必又捏出甚麼借票來搪塞呢？又何必廣行賄賂呢？有了這許多，還說沒有真憑實據，那除非是要貴興自首，才算得憑據了！」天來聽了，決然道：「我就一定往撫院裡去再告他一紙，還求先生費心。」智伯在袖中取出一個白稟道：「我早就寫定了。」天來接來一看，領起的是：「告為屠證沉冤，坑生滅死，千金易捏，九命難伸，鬼泣神悲，叩求超生雪死事。」因說道：「我明日就送去，從此我立定一個主意，哪怕告到天上去，也要伸了這個冤，方才歇手！」當下大家又談了一會方散。

到了次日，天來帶了呈詞，走到撫院裡，蓋戳呈遞，誰知蓋戳房，看見他的呈子，連臬台都告在裡面，嚇得把舌頭吐了出來，幾乎縮不回去，不肯蓋戳。天來沒了主意，忙忙去尋著智伯，告知緣故。智伯道：「這個小事，後天便是初一，撫院要出來拈香，你去攔輿遞投便了！」天來依言，捱到初一，起個五更，走到關帝廟旁邊伏定。等蕭撫院來拈過香，上轎要行的時候，他便搶步過來，左手捧著呈詞，右手扳著轎槓，雙膝跪下，口中大呼冤枉，轎旁的戈什哈，登時把天來按住，兩邊拈香班的文武官員，也吃了一驚。內中還有個番禺縣，認得是梁天來，更嚇的心中亂跳，暗想到：「今番坑了我了！」劉太守、焦按察也覺得心裡不安，當下戈什哈在天來手中，取過呈詞，遞到轎裡，蕭中丞看了，便疊起來，放在袖子裡。旁邊戈什哈便把天來推過一旁，鏗鏘幾聲鑼響，蕭中丞去了。這裡文武百官，也都紛紛散去。

天來雖然攔輿遞了呈詞，卻是惘惘然猶如做夢一般，又不見蕭中丞發落一句半句話，正不知是甚麼緣故。怔了半晌，看看那文武各官，也有打道的，也有坐轎的，也有走路的，紛紛都散了，他還在那裡出神。暗想這個呈子，遞的准不准呢？好叫我難解！只得再去見智伯，把以上情形告訴了他。智伯道：「好了，這是告准了！梁兄，你回去靜聽好消息吧。」天來不勝歡喜，以為此仇一定可報，凌貴興指日可擒了。

誰知凌貴興自從設法夾死張鳳之後，也以為從此去了一個大患，如果天來再要上控，只可控到撫院裡，撫院是素有照應的，自然更不怕他，何況沒了證人，他也未必敢再告了。因此帶了爵興、宗孔逕回譚村。仍舊招了林大有、凌美閒……一班人，在裕耕堂中，大排筵席，互相稱賀。一連吃了幾天的酒，好不快活。

這一天將近掌燈時候，忽見三德號的一個夥計跑來，說撫台打發人到號裡來請，不知有甚麼要事，特來通報。貴興聽了，正在狐疑。不一會，只見一個撫台的旗牌走來道：「凌老爺！大人有請，務必今日趕上省去，已經留下南門，專等凌老爺了。」貴興心下疑惑，問道：「可知道有甚麼事？」旗牌道：「不知！」貴興只得答應了，又給了旗牌的茶資，同爵興商量。爵興道：「賢姪只管去，若等到明日午刻不見賢姪回來，我便趕到省裡去就是了。」貴興道：「不知可是訟事？」爵興道：「就是訟事，也不要緊，裡面盡有人照應，不過當面時，賢姪要隨機應變就是了。」貴興無奈，帶了喜來，一逕叫船到省城去。

人得城時，已是交過二鼓，貴興向撫院行去，走到轅門，劈頭遇見李豐。這李豐便是蕭撫院的表弟，貴興一向結識他的，當下李豐見了貴興，便一把拉住，往自家房裡去。貴興道：「且慢一慢，師帥請我呢。」李豐道：「且慢一慢見，我有話講。」拉著一直走到李豐房裡，李豐道：「你這件事鬧的好大，今天出去拈香，梁天來攔輿告了一狀，那枝刀筆，委實厲害，把焦臬台也攀倒在內，咬定說他屠證沉冤。他回來了，氣的要死，把我狠狠的埋怨了一頓，馬上就要行牌府縣，親自提審。虧得我再三分辯，說這是一面之詞，不如傳了凌某人來，當面問問他，留他一點面子。說了再三再四，方才應允。才打發人到你號裡去請，恰好你又不在此，只得再打發人趕到你府上去。他此刻氣的肝氣大發，躺在牀上，你且不要進去撩動他的怒氣。去請你的那個旗牌，我已經知會過他，叫他只說你生病在家裡，你更不必進去了。今夜且住在我處，大家商量一個長策吧。」貴興聽得，目定口呆，手腳冰冷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李豐又安慰了他許多話，又告訴他，這衙門裡某師爺歡喜甚麼東西，某師爺歡喜甚麼東西，叫他一一預備送禮，又道：「但望他的肝氣一時不得好，那就好商量了。」

這一夜，貴興何曾合眼？到了天亮，便辭了李豐，出了撫署，回到三德號。一連打發了三次人，去請爵興，好容易巴到午刻，爵興來了。貴興便同嬰兒得了乳母一般，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，向他討主意。爵興道：「此刻且打算送禮進去再說，不知李豐昨日說該送的禮物，你可都記得麼？」貴興道：「開的有個單子在這裡。」說罷，遞給爵興。爵興看過，便道：「這些東西是家裡有的，就不必買，沒有的趕緊買起來。」一時間起了忙頭，分頭備辦禮物。到了次日，交托李豐，代為致送。可巧蕭撫院這肝氣病，

一時不肯就好，一切公事，由得各位師爺以及李豐，上下其手。過得幾日，轅門外掛出一張批來，只把梁天來氣了一個死而復活。  
不知怎樣批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